



心香一瓣

白沙

□姚崎锋

滩；白天在阳光的照耀下，更是白茫茫一片，白沙岛因此而得名。

马鞍景区的海滩边，乱石成群，怪异错落，是一个休闲海钓区，新手们可以在这里小试。远远近近的礁石上有人在海钓。前面的卵石滩吸引了我们的视线，海水一浪上来又退去，漫过水位处的卵石，瑟瑟鸣响。但看那一滩的石，玲珑别致，纹理或清晰或模糊，随物赋形。细看，滩上分出3个卵石带，两边的石大，而中间一道却小，许是自然的伟大就在于无意中创造了杰作。这些卵石要经过多少年不停地冲击，又要经过多少年相互的磨砺，才能和谐地融为一体，在海水的涤荡中发出来自内心的鸣响。在石与石之间又有多少的故事发生过呢？脱去鞋子，赤脚踩于其间，不会坚硬生疼，贴得脚底痒痒，好像脚的每个穴位都打通了，人也多了精神和兴奋，这是一种极好的健身方式。

次日清晨，我们候在一个小船停靠点，欲往柴山岛，它是这里的第二个岛。预约的小帆船从对面“突突”而来，渔民古朴的脸庞如同这船体一样斑驳出彩。一行人如鱼入船，直

取柴山岛码头。距白沙岛不过5分钟机帆船行程，可是如果没有船，我们只能近在眼前却相隔天涯。船是海中走动的桥，是渔民的宝，如同嗜烟的老者手中的一个烟斗。朝对面望，那里的房子清晰可见，均依山而建，像东极青浜有名的石屋群，更想不到那里的房子就是以“东极”排号的。难怪我们一上这个码头时，边上的织网女都自豪地说，我们这里也有东极的，听得我们一愣一愣的。

码头上—群妇女正在修补渔网，头戴越南妇女常见的竹编斗笠，手中的梭子在飞快自如地穿行。白茫茫的网盖住了大半个码头。一行人相互询问打趣，话语之中，听得出她们的大方，也许她们对上岛的人见得多了，自然不再拘谨，玩笑开得收放自如，就像手中的梭子能够自由游走。同行者不禁哼起：渔家姑娘在海边，织呀么织渔网……

码头边伫立一个六边翘角亭子，名为“吉祥亭”。正坐着几位渔民，懒洋洋地叼根烟。我们坐下与之闲聊。问及此岛为何称柴山岛时，他们说原先这里有一个叫“柴山连”部队驻扎。他指着对面山腰间的旧房说，那就是他们以前

的营房。他们说在这留下的多是老者、妇女和男人。老者守着房子安度晚年，看尽了大海沧桑，皱纹印在古铜色的脸上，很是安详。男人们基本都出海了，一般过个15-20天回来一趟。想想回来时的小小码头，又将如何热闹，男人们搂了自己的老婆回家时的情景亦可以想象。

小岛说到底还是小，我们三两下就走完了各个角落，看着房子和石头小径像山藤一样攀上崖去，我们也是一路跟进，进了死胡同，碰壁之后又悻悻折返，我们不想放过每一处可能的风景。

我曾在《白沙岛》里写下：

聆听你谜一样的名字/就想进入你的腹地/与洛迦山一衣带水的你/如观世音放生的一条鱼/目光虔诚日夜朝圣着普陀山

海水伸出抚摸的手/卵石滩在瑟瑟地歌唱/故事里的闪光点/依然照亮渔舟和星辰/我用幸福悠长的线/吊一吊海的胃口/虎头鱼是最捣蛋的孩子/拉拉扯扯诱我下水玩球

这个在中国地图上不容易被找到的弹丸之地，早已声名在外……“浪舞白沙，海钓天堂。”它的高光时刻即至。



屋檐下

半世恩情，一生铭记

□苗旭霞

包来拜年，从未间断。直到有一年，来的是个眉眼与他相似的年轻人，父亲满是自豪地说：“雪昌参军了，这位是他哥哥，是代他来给老师拜年的。”就这样，他当兵的日子里，每年春节都由他哥哥代劳，平日里，他还常常写信问候。从父亲口中，我得知他在部队里评上了“五好战士”，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几年后，他退伍了，分配到普陀商业局所属的船上工作。一有空，他就来探望父亲，两人总有说不完的话。1977年10月，父亲因公处理事故，一路颠簸，心脏病突发溘然离世。等我从小干大山小学赶回娘家，只见妈妈和两个年幼的妹妹哭作一团，是他从船上匆匆赶来，含着泪帮我们料理父亲的后事。

原以为父亲走后，这份情谊会在时光里淡去，可没想到，他来家里的次数反而更勤了。那

时妈妈和妹妹们户口在农村，家里没男劳动力，仅靠妈妈一人的工分，连每年的“杠子佃”（口粮钱）都付不出，我虽已工作成家，还有了孩子，但工资微薄，即便拿出一半补贴娘家，也只是杯水车薪，父亲的离去，让这个家更是雪上加霜。

他看在眼里，急在心头。他的船常往返上海与沈家门之间，当时物资匮乏，上海的红腐乳很受欢迎，他便趁船去上海的机会，一家家商店搜罗，一埋一埋搬到船上；船到沈家门码头，又借来手拉车，把腐乳运到勾山山头黄的娘家，让妈妈做点小生意贴补家用。这其中的辛劳，遭过的白眼与不理解，他从未提起，只是一次次、一趟趟默默付出，从不言苦、从不抱怨。这份情义，我敢说，就算是亲儿子、亲女婿，也未必能做到！

时光匆匆，一晃半个世纪过去，父亲离开也已40余载。他给予我家的关爱从未间断：从单位下岗回朱家尖老家务农，他便把地里种的柚子、橘子、西瓜……一袋袋、一筐筐源源不断送到我们姐妹家中；逢年过节，总会携妻子来看望妈妈；妈妈脑梗后的那些年，他和妻子更是常来探望，送钱送物，悉心照料，直到亲手把妈妈送上山头。

如今，他也走了，但他留下的温暖与恩情，早已化作我们生命里最坚实的底色。他不是亲人，却胜似亲人，用一生的坚守诠释了“感恩”二字的重量。往后的日子里，每当想起他腼腆的笑容、奔波的身影，想起那些跨越半世纪的照料与牵挂，我们便不会孤单。愿他在另一个世界安好无忧，而这份跨越岁月的深情，我们会永远铭记，代代相传。

非常日常

——支奕长篇小说《我作为警察的一生》审美特色初探

□马鲁纤

真实可感的人物群像，实现了“去英雄化”的平民叙事。小说主角支大成的一生可谓不波澜壮阔，配合过地下工作，抓过特务，大义灭亲，但他人生中可以处理为强情节、快节奏、大煽情、悬疑驱动的情节，却被回避了。书中篇幅最多的抓特务，本该负责运筹帷幄的神探支大成，反而被作者打发去省里学习，把舞台让位被白小姐和陆家姐妹，3位女人演绎各自的谎言与真心。又比如，书里的江三妹无疑是支大成的信仰灯塔和人生导师，但是作者写江三妹摒弃纪念碑式的英雄塑造，如在第四章的蓬莱酒店，面对支大成吗多躺下，考虑到潜伏任务的成败，拿着剖鱼刀的老板娘和拿着枪的江三妹，山雨欲来却戛然而止这一幕，颇有些有水浒十字坡孙二娘的即视感。虽然结果不出意外，但这剖鱼刀的冷光亮起的一瞬，将深藏于历史褶皱的幽微人性，悉数置于文学探照灯的审视之下。

溯源承流：海洋主题的意蕴开拓

小说把海岛作为独特的地理与文化坐标。海岛不仅是故事背景，更是具有精神意蕴的叙事主体。如由于传统渔业生产结构，导致海岛妇女的生存困境，被侧面写到了末末岛的杀夫案里。而海岛的气候风物都是他情绪的主观写照，在他新婚之夜，想起生离的初恋，“岛上的雾大的像一场雪”，当他的养子离家出走，他愧对早逝的战友，月光“惨白昏黄”，大海“呜咽悲凉”，海洋是与情节水乳交融的美学符号。

同时，海岛城市的发展也为小说构建了更为开阔的叙事疆域。作为舟山人，支大成的人生路径也是舟山这座城市的隐秘历史。支大成在解放战争中的选择江三妹，是中国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隐喻。实写柳珍珠未完成的逃离，暗写的是被迫去台的舟山壮丁们骨肉分离的苦痛。支大成与资本家小姐们的上错花轿嫁错郎，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的城镇意识形态立场的“身外化身”；而占据三分之一的抓潜伏特务，也是为舟山举足轻重的区位优势的一种反向背书。支大成的人生，在海岛的历史纵深与现代转型的碰撞中，开辟出广阔的叙事空间。以小人物的人

生经纬洞见大时代的斑驳光影，在历史纵深与现代转型的激荡处，构建出宽广而富有张力的叙事疆域——既有对时代风云的宏观凝视，也有对职业生涯的切片白描；既敏锐照见女性意识觉醒的幽微光谱，也聚焦在个体在时代浪潮中的浮沉嬗变，最终书写成铺陈开的是一幅撑起了类型框架、既有传统根脉又充满现代气象的海岛风情画卷。

价值之争：个体与时代的交响共振

作品通过对三代人情感生活的细致摹写，既呈现出代际之间人生观、价值观的承接与断裂，又刻画出人与人之间幽微隐秘的情感联结。在作品中支大成的养子豆饼是一个非常出彩的配角，他是少年老成的烈士之子，却是结局不光彩的死刑犯。个人童年时的丧亲的情感创伤，让他有冷眼旁观的自我防卫机制，同时也眼感和荣誉的极度渴求，小说里他的“饿”成了很多情节驱动的因素，第三章豆饼出场就是抢海棠糕；第四章支大成想收养豆饼，豆饼却差点跟着答应给他买大饼油条的警察走；第六章，豆饼对白海棠孺慕之思，少不了白海棠送他的一罐水果糖；第十三章豆饼走失后，药石不能让他清醒，而是一碗海鲜面让他回归；第十五章写特殊时期家庭困难，就是从豆饼渴望满足口腹之欲的梦开始，支家分饼时，他也是首先被满足的。这个“饿”是物欲的外化，先是食再是财和色，作者把贪求设定成他的性格底色，也把他葬送在贪求欲望的时代，用世俗性、欲望性和功利性追求送他陷入永恒的虚无。与此相对的是支大成无欲无求。（饿晕在路边，也不肯吃买给孩子的）以老实木讷表象包裹赤子之心，在时代更迭中始终恪守情感本真，其“迟钝”与“专一”恰恰成为对抗历史虚无的精神锚点。支大成办案的神和生活的钝，让人物具有大智若愚的不确定性，也让故事回归生活本身的浑浊质感。

总体而言，作品浓郁的海洋特色、独特的选材、扎实的细节与克制的抒情，为新世代舟山的海洋文学注入了一股清新而深邃的力量，也印证了舟山青年作家怀抱纯文学理想，直面非常主题中日常经验时现实主义品格。

诗风雅韵

童年忆趣（组章）

□全佳

暖杏仁

暖杏仁，在童年的记忆里熠熠生辉，谁不曾有过这样的幻想？

我们小心翼翼，虔诚无比，将那软软的杏仁轻轻塞进耳朵，心中满是对小鸡小鸭孵出的期盼。

至今，我仍能清晰地忆起，那份通过耳朵传递的温暖，小鸡小鸭真的会叽叽喳喳地从中探出头来。

那姿态，如此虔诚，直到我们沉沉睡去，醒来时，却已忘却了杏仁的去向。

啊，至今想起来，仍然觉得耳朵里痒痒的，那颗杏仁仍然软软地，等待童年的耳朵去孵化。

掏麻雀

乡间最常见的鸟儿，可曾在你手中欢快地翻飞？

那童年的最大乐趣，在一场小小的阴谋中悄然实现：支起一面筛锣，底下撒上一把黄米粒，棍子上拴着长长的细绳。伙伴们躲在门后，屏息以待，贪食的麻雀一旦进入陷阱，便欢呼雀跃。

随着欢呼声，麻雀成了小小孩童的战利品，那份喜悦，远比抓到麻雀本身还要令人上瘾。

乡村女孩却有了莫名的禁忌：抓到麻雀的手，腌制的酸菜会发臭。

这莫名其妙的传闻，在很多女孩身上，竟然一语成谶。

又看到自由飞翔的麻雀，乡村的俚语，倒成了保护鸟雀的最佳理由，挥之不去。

踢沙包

乡村女孩的书包里，总藏着一个小沙包。那是用母亲做衣服剩下的边角料，一针一线缝缝补补，做成四四方方的小沙包，里面装上碎玉米，再精心缝制好，一个漂亮的沙包就成了。

乡村校园的课间休息，小沙包成了孩子们的快乐源泉。操场上空地边，划出四方格，小沙包在孩子们脚下上下翻飞，带来无尽的欢笑。

今天看来，那小小的沙包啊，就是传统的体育用具，让孩子们在娱乐的同时，身体也在一天天长高。

多么盼望，小小少年沉重的书包里，还能翻找出一只四四方方的小沙包。

我在海边读书

Enjoy Reading Enjoy Sea

这是一部开宗明义的写“好人好事”的长篇小说，却也可能是最代表新时代舟山长篇小说风貌的作品。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降，受到社会思潮与时代精神转型的潜在影响。集体主义、理想主义和家国情怀等支撑宏大叙事的梁柱被个人主义、消费主义与趣味主义所置换。新写实主义潮流主导了新的长篇小说审美旨趣上，即强调对外部立场导向的刻意回避与对于文本自律的强调。而在新时代语境中，这些都在转变。新时代公共领域最为突出的话语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宏大叙事没有简单退回到“红色经典”式的英雄主义与昂扬的浪漫主义，而融合为以崇高美学来审视新现实主义的对象和素材——大时代里的小人物。

支奕的海岛警察小说对舟山的女性作者而言是一个不常见的题材，但作者不刻意遵循类型文学的强情节，在常见的犯罪推理与公安叙事之外，开辟了一条充满人间烟火气的日常化诗学路径。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与文学自觉，精心捕捉到海浪声笼罩下的日常节奏与个体脉动之中，在公安题材的刚性框架内，编织出细腻绵密的生活质地，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案件，更是生活本身；不仅是警察，更是具体而真实的人。对它的创作特色，作一些浅薄的论述。

叙事定位：超越类型的日常化诗学

小说在公安题材的刚性框架内，注入细腻绵密的生活质地。比起写浪花淘尽英雄的轰烈，作者借家族史诗的血脉羁绊、家长里短的烟火况味与情感道义的伦理分界，构筑起多声部并存的历史言说，塑造了